



许一段情深

冷青裳 / 著

最凄楚动人的旷世绝恋，
最深情不悔的咏叹长歌。
古言小天后冷青裳，出道多年，诚挚精选，
邀你一同品尝世间最扣人心弦的
虐心盛宴。

青春风
青春文学
延边教育出版社

瑰丽浪漫的幻象世界，唯美绝伦的文字盛宴

《疯狂阅读》《青春风》联袂巨制

云集青春文学殿堂级作家，十年经典作品极致精选
致我们喧哗、追逐、眷恋、别离的青春岁月

青春風



许一段情深

冷青裳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许一段情深 / 冷青裳著. —延吉: 延边教育出版社, 2014.11
ISBN 978-7-5524-2509-3

I. ①许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2328 号

作 者: 冷青裳
责任编辑: 张铁男
封面设计: 力源文化

许一段情深

作 者: 冷青裳
责任编辑: 张铁男
出版发行: 延边教育出版社
社 址: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
邮 编: 133000
网 址: 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电 话: 0433-2913940 (编辑部) 0371-68698015 (邮购部)
传 真: 0433-2913964
印 刷: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: 10
字 数: 320 千字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4-2509-3
定 价: 16.80 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缘短情长愁断肠

写文之人，无外乎两种，一是以技巧情感见长，二是以情节出奇制胜，而冷青裳的文，很难得的，是技巧情感与情节二者兼而有之。她文中必有痴心绝对的女主与风流俊逸的男主，有鲜明的画面感，两人所经历的奇遇，你猜得到开头，却未必猜得到结尾。读罢全书后，掩面遐思，脑海中还全是文章中虐恋情深的一幕幕画面。

冷青裳，生长于北国雪都沈阳，知名高校硕士，中文系毕业，对于文字十分敏感的她锤炼语言几乎到达了洁癖的地步，即便不敢说是字字珠玑的精辟，却也字字句句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掷地脆而有声，读起来余香满口，经久不绝。

冷青裳对于生活中的点滴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，她总能在平淡如水的岁月中发现经典，每每写文，她都要将纷乱的情绪清空，将自己投影在笔下人物身上，心绪随着文章主角起伏变化，有时写完一篇酣畅淋漓的虐文之后，不仅把读者感动得泪流满面，自己也被虐得不轻。

唯有如此，才能塑造出那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。

我所接触的作者们，大概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天纵之才，天生写得一手锦绣好文章；一种是后天之才，在不断学习磨炼后慢慢提高。而冷青裳，属于前者。

写文于她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。她刚出道便以短短三千字小文入选杂志封面故事三甲，此后一发不可收，她的精致短篇频频见诸杂志。平心而论，她实在不算是个高产的作者，但，几乎她的每一篇文章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即便今时今日，也时常有喜爱她的粉丝与她探讨几年前的作品，每读一次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感受都有不同。

情之一字，被她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冷青裳对于民国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与迷恋，她的偶像是少帅张学良，最喜

欢游览的地方是沈阳大帅府。民国时期硝烟里发生的那些痴嗔爱憎的故事，在她细腻的笔端流畅地展现出来，文中有乱世的国家大义，有动人的儿女情长，有喜有泪，有悲有虐。再没有一个作者比她更了解民国的历史和细节，再没有一个作者比她更能诠释出真实好看的民国爱情。冷青裳被誉为杂志期刊界的“民国天后”，实至名归。

这本书收录了冷青裳出道以来最精彩的文章，每一篇都凝聚了她最深沉的情感。

她的文章向来非黑即白——如果爱，便爱得惊天动地，让全世界为之颤动；若要虐，就虐到风云变色，让所有读者扼腕叹息。最真挚的情感，最旖旎的文字，最风流的节奏，最美好的想象，所有你想要的，都在这一本精华文集之中了。

——知名作者 冷亦蓝

声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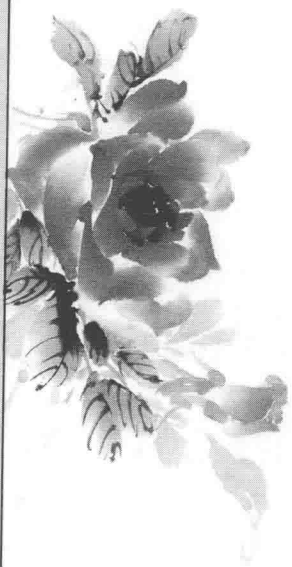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情节纯属虚构，切勿模仿。

目 录

第一世

不能忆倾城

- 002 大漠繁花
- 014 梧桐雪
- 037 羽伶歌
- 051 此生与君几擦肩
- 063 今朝惆怅佳人去
- 075 灵蛇骨
- 087 一点朱砂痣



目 录

第二世

不梦前尘不梦君

100 不梦前尘不梦君

112 翡翠明珠

125 锦书寄云端

137 洛城纪

148 花月似欢缘

160 欠一世锦绣繁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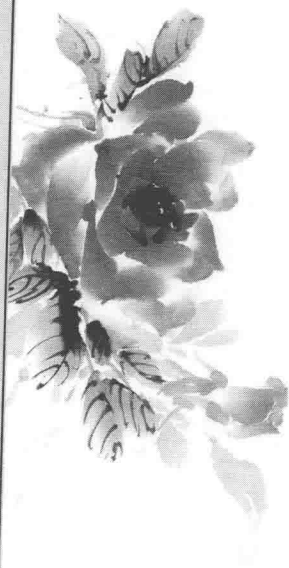
171 深井

目 录

第三世

点翠玲珑心

- 184 长风绮，共枕凉
- 196 诛心纪
- 208 祸国男宠
- 222 深宫夜夜歌
- 234 问君何时休



目 录

第四世

铸得千秋相思泪

248 流光梨月痕

262 一梦经年瘦

274 梦魇

286 再别牡丹亭

298 铸心

第一世 不能忆倾城

他只能在午夜梦回时，孤独地回忆过去那些葱茏岁月中的胜利与失败，喜悦与辛酸。

只是独独不敢再想起她，不敢想她的美丽与温柔，孤寂与绝望，决绝与凄惘。

这一生，她都是他心口的一道伤。

即便再不触碰，也还是会痛不欲生。

大漠繁花

壹【靖康难】

若金人未攻陷我大宋汴京，也许终此一生，我都出不得这碧瓦鎏金的皇城半步。

自去年九月以来，金人便以数万大军包围了汴梁。不出一月，城便破了。皇兄被俘，而我与后宫众女则作为金人的战利品，沦为他们的女奴。

出宫的那一日，靖康二年二月初七，天色阴霾，细密的雨丝卷着初春的湿冷，成了噬骨的寒。

我穿着象征帝姬身份的紫地紫鸾鹤小簇花朝服，头戴龙凤花钗冠，跟在皇兄和母后身后，缓缓步出宫门。

在皇城外的玉带桥畔，我第一次看见了他，金兀术——这个终我一生都爱而不得的男子。乌金铠甲没能掩盖他身上异于金人的儒雅气质，他骑着赤色宝马立于金国一众武将之中，像是一丛张牙舞爪的杨榆中傲世独立的雪竹，眸光深邃而清冷。

但当时我只觉得他面目可憎。

他，他们，外族蛮夷的武将，那是一群噬血的恶魔。皇兄后宫妃嫔八十三人，帝姬二十二位，以及不计其数的宗室族女、宫女、民女，都将在今日之后成为供

他们享乐的禁脔。

贰【再生缘】

我与柔福被一同丢进了汴梁城外的刘家寺金军大营。

这里简直是惨绝人寰的地狱。

我夜夜都能听到宋国女子撕心裂肺的哭号，和着金兵肆无忌惮的调笑，她们的声音从厉声尖叫到苦苦哀求，最后只剩时断时续的幽鸣，似暗夜中鬼魅隐隐的低泣。

柔福瑟缩着身体，泪流满面：“我们终有一日，也会和她们一样，是不是？”

我无言以对，只能紧紧地抱住她。亡国之女，命运早已由不得我们自己做抉择。

只是我相信，柔福的际遇该是有些微不同的。

同为帝姬，柔福自幼娇美可人，父皇与皇兄都视她如珠如宝。如今金人也极为珍视她的上等品貌，传闻几位将军为争着将她纳为妾室，曾几次三番出言争吵。柔福的命运，最不济，也是嫁给某位将军做妾吧。

可我呢？

虽与柔福在样貌上有五分相似，但毕竟是后宫中姿容最平庸的帝姬，自幼不得父皇宠爱。或许我的命运，也会与帐外那些哀号的女子一样？我不敢去想。

但宿命却急速地将我推向了危难的浪尖之上。

那日黄昏，一名参将扯着我细嫩的胳膊，将我带到一众喝得七荤八素的金兵跟前。他们要我弹奏琵琶，以歌助酒。我虽不愿，但也只能隐忍着，缓缓唱道：

“昔居天上兮，珠宫天阙。今日草莽兮，青衫泪湿。

屈身辱志兮，恨难雪。归泉下兮，愁绝。”

父皇还在位时，唯一正眼瞧我的那次，便是在他的寿宴上献歌之时。他曾赞我“曲尽其妙，珠落玉盘”，可如今却再也无人欣赏。

那参将不满词中对故国的依恋，夺取我手中的琵琶，反手将我推倒在地。我坐在污秽的泥土上，看着他形容猥琐地向我走来。

我知道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早在城破的那一日，我便打定了主意，若是到了避无可避的关头，唯有一死以保清白。

于是我从容地抽出随身的金碧短刀，猛地向腹部刺去。剧烈的疼痛瞬间麻痹了我的全身，温热的血汩汩而出。我的唇角噙着一丝冷笑，在金兵们惊愕的目光中缓缓向后倒去。

他冷冷地说：“他们已当你死了。”

这是我醒来后听见的第一句话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个金戈铁甲却不掩文雅气息的男子，他是金兀术，是那日监视我们出城的金国武将。他递来的诏书上写着：“贤福帝姬赵金儿，因病薨于天会五年二月二十八日，追封冲懿。”

他的唇角有一丝得意：“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。”

我迷茫地望着他坚毅的眉，想不清楚他话中的含义：“可我还没死啊，我要去告诉皇兄，我还活着。”说着就忍痛下床，还没走两步，就被他擒住手臂，一个猛劲甩回床上去。

我的伤口被触动，热血喷涌而出，痛得我泪花四溅。他却毫不在意，眼中闪着鄙夷：“好啊，你就去对他们宣布你还活着，然后和你的姐妹姑嫂一样，等着被千千万万金兵蹂躏。”

我脸上一闪而过的胆怯被他尽收眼底，他放肆地笑着：“汉人有句话，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。你若想保命，就乖乖地待在这里。以后，你就是我完颜宗弼的歌姬，小舒。没人可以欺负你，除了我。”

他的语调坚定而不容反驳。我望着他自负到目无天地的样子，竟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出口了。

完颜宗弼，金国四皇子，传闻他曾师从汉室的世外高人，习得一身武艺和汉学的精髓。所以他汉语说得这样好，所以他站在一众金兵莽夫之中是那样的超然脱俗。

可蛮夷毕竟是蛮夷。他的骨子里，终还是藏着三分金人的蛮横习性。

我不禁担心起自己的将来。他偷偷地留下我，自然不会让我抛头露面。我可能一生一世都要过着幽禁的生活，见不到皇兄和母后，还有柔福。

柔福……她怎么样了呢？知道我已“死”去，她会不会哭得肝肠寸断？没有我在，金兵会不会欺负她？夜里听见那些女子的哭号，她会不会恐惧得彻夜难眠？

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。

我的一生，也许就要在漫无边际的幽禁中，渐渐荒芜。

叁【四张机】

完颜宗弼待我尚算客气。

他日日都来探我，预备各种补品送来我住的营帐，起初几次，我身子尚显衰弱，他竟不厌其烦地亲自喂给我喝，让我不知所措。

只是他不许我外出见人。除了大夫、送饭的小厮和他指派给我的那个叫浣纱

的婢女，没人可以接近我的营帐半步。

我的封号也被他“褫夺”了。现在，别人对我的称呼是“小舒姑娘”。贤福帝姬已如一缕薄烟，在这天地间彻底地消失不见。

但不幸之中的大幸，那个被指派来侍候我的婢女浣纱，也是宋国的俘虏，对我格外忠心。我便通过她为自己打听回许多外面的情况。

我知道，金国的大队人马已经开拔，帐外吵吵嚷嚷已有小半月之久。他们是要把从宋国俘虏的女子都运回上京去，供给金国的达官显贵玩乐。

但完颜宗弼却按兵不动，直到金兵的帐子撤去了大半，他的军队还是没有任何回京的征兆。

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，也不敢问，只是被动地在他的照料下渐渐康复。

这只怕是我此生最受人重视的一段岁月。在我还是宋国帝姬的时候，因为母妃的失宠，父王的冷淡，就连我宫中的宫女都敢对我冷眼相向。我何曾得到过这样的优待，且是一位英武不凡的将军的青睐。

浣纱曾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小舒姑娘，将军迟迟不肯动身，会不会是怕您的身子骨吃不消？”

我面上骂她多嘴，却按捺不住心中与日俱增的感动。我只能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要这样想。我是亡国的公主，他是以千万铁骑践踏大宋国土的敌国将领。我们生来便是势不两立。我威吓着自己，如果爱上这样的男子，最终的结局怕是只有粉身碎骨了。

又过了细雪纷飞的几日，金兀术大军仍是未有开拔的迹象。

我有些坐立难安了。我的身体业已康复多日，若完颜宗弼仍是羁留此地，必定是有其他的目的了。

据说，堂兄赵构已越过淮水，在临安重建宋朝。莫不是金人想趁他根基未稳，乘胜追击？

心下惴惴不安了几日，却不见完颜宗弼有任何动静。他只是与其他几位将领连日大摆筵席，歌舞升平，一副末世昏君的排场。

我被禁足在帐内，隔着厚重的棉布帘子仍是能听见那些靡靡之音，简直不胜其烦。

其中只得一个婉转的女声让人心折，每每在一众陈腔滥调中脱颖而出，且次次唱的都是《四张机》：

“鸳鸯织就欲双飞，可怜未老头先白。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

不知是谁家的女儿，唱得这样哀婉动人，且嗓音与我有着三分相似。只是，

我曾自诩妙音生花，却碍于阅历尚浅，歌中情思仍是不及这声音十之三四。

于是，那天夜里，完颜宗弼再来探我之时，我向他提出，想见见那位唱《四张机》的姑娘。

他紧抿着嘴唇，不发一语地望着我。他的眸幽深如海，仿佛能直直地盯到我心里去，看得我心惊。

就在我以为自己触犯了什么禁忌而惹他生气时，他轻叹一声，不着边际地说：“你可会唱《四张机》？”

我茫然地点头。

他看似很是满意，命人取来瑶琴，亲自为我伴奏，

我专心致志地为他吟唱。本以为一曲终了会得到些许赞赏，谁知还未唱到一半，他的脸色就铁青下来。琴音戛然而止，他紧紧地扣住琴弦，十指因为力气太猛而发白泛青，力道大得像要将瑶琴捏得粉碎。
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就只能恐惧地掩着嘴，站在营帐的角落里，望着他野兽般盛怒的样子。我以为他会冲上前来给我一巴掌，或是干脆抽出腰间的弯刀让我身首异处。

但最终，他也只是冷哼了一声，拂袖而去。仅留下那印有十个指印的瑶琴，与我相对无言。

肆【命途舛】

之后兀术军终于开拔，启程迁往关外。日日行军百里，舟车劳顿。完颜宗弼也不来探我了。

也许是我的歌声不合他意，他觉得留下我得不偿失。所以就这么冷落着我，不理，也不送给他人做顺水人情。

心头涌起一股没来由的失落。我惊恐地发觉，自己竟然在期盼着他的到来，就像深宫中被皇帝冷落的怨妇，日复一日，望穿秋水。我压抑着心中的情愫，只是越想忘记，越深刻清晰。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思念他时，我们已有半月未见了。

在某个深寒之夜，我正睡得安稳，忽听撞倒方桌的声音，惊得一跃而起。帐内漆黑如墨，我看不清来人的样貌，正要惊呼出声，嘴却被那人捂住了。

他的脸近在眼前。我看清了他幽黑的眸光，那是完颜宗弼的双眼才有的精芒。

他的呼吸夹杂着浓重的酒气扑在我的脸上，口齿含糊，语气中带着挫败和无助：“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为何要如此……”

我被他问得一头雾水，旋即便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。他将我推倒在榻上，疯狂地撕扯我身上单薄的衣物。我尝试着挣扎，但用尽全身力气也不能将他推离我分毫。眼泪大颗大颗地涌出我的眼眶，他却没有丝毫的疼惜。

我放弃了。

既然这是亡国之女必有的宿命，我也只能默默承受。

在他最为满足的那一刻，我听见他柔声地唤我：“小舒，小舒……”

这能否当做他尚算喜欢我的证明，我不知道。

那夜之后，完颜宗弼几乎夜夜留宿在我帐内。

只是他的话更少了。忧愁在他的眉宇间形成一道冷峰，阻隔我探寻他心内的想法。

浣纱傻乎乎地问我：“为何将军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”

我也不知道。事实上，我总是觉得，我们的身体越发亲近，我就越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
直到一日二更时分，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闯入我帐内，慌慌张张地禀报：“四太子，郡主的肚子……”还未等她说完，完颜宗弼就已经跃下床榻，冲出帐去。

他慌张的样子，我前所未见。什么郡主？什么肚子？难道说，金兀术大营里除了我，还有其他的女人？

我派浣纱去打探情况。她回来的时候一脸凝重。

完颜宗弼确实还带了一位宠姬随军征战，那是已经灭亡的辽国镇南王之女，耶律舒歌郡主。传说她能文能武，歌艺更是出类拔萃。

迷迷糊糊中，我忆起那悠远而清丽的歌声。鸳鸯织就欲双飞，可怜未老头先白……有些什么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，痛得我呼不出又抹不去。我恍惚地问浣纱：“那肚子……”

她缓缓点头：“已经四个多月了。”

我几乎是瘫软在榻上。

没错了，就是她。

耶律舒歌，舒歌，小舒……这就是我何以站在这里的原因。堂堂的大宋贤福帝姬，竟然要借由与一位契丹郡主歌声相似，才能留在金国四皇子身边苟且偷安。这是多么可笑的理由，让人笑到流泪。

可我终是不敢质问他，既然有了耶律舒歌，为何还要救我？就让这答案深埋在他心里，腐烂发霉也好，荒草丛生也罢。只要我不知道，就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，多少是有些怜惜的。

我日复一日地消瘦下去，心中的郁结越积越深，无论怎样装扮都没有好颜色。我求完颜宗弼带我出去走走，哪怕只是离开军营半里地也好。他抿着唇，思索良久，终是答应了。

帐外已是五月天，春光明媚，花红柳绿。他穿着藏青色便服，与我共乘一骑，怀抱温暖而让人迷醉。我迷乱得恍若隔世，真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，永不向前。

但还未走出营区，一抹红色的身影就搅乱了这难得的宁静。那是名衣饰华丽的年轻女子，周身红绡，面若海棠，一头乌发编成数十条细辫披散脑后，这是契丹女子常有的打扮。

我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凝神看她的肚子。那微微隆起的小腹让我断定，她就是耶律舒歌了。

完颜宗弼一见到她，几乎是立刻抛下我，跳下马去。他一脸焦急，语调中的温柔我闻所未闻：“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丫鬟都哪儿去了？”

她的眼中有一丝刻意的温存：“我看天气这么好，就自己出来走走。”转头望向我，问：“这就是小舒姑娘吧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仿佛我是谁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他只是着紧她的肚子：“走走也要叫人跟着，医生说你胎位未稳，一不小心就会小产。我的十万大军为你的肚子在汴梁多留了三个月，你自己却这样不放在心上。”

我如遭雷击，呆呆地坐在马上。原来，完颜宗弼羁留汴梁三个多月，根本就与我的伤势毫无关系，我只是恰巧赶在耶律舒歌怀孕之初受伤而已。

心上像是压了几千斤重的大石，一直一直地往下沉。有那么一瞬，我想用自己残存的勇气，与这契丹女子搏上一搏。但仅仅是想到完颜宗弼冷漠的眼神，我便放弃了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尤其在这样敌我差距悬殊的情况之下，我根本就没有能力与她一较长短。

我开始向她频频示好，不时地送她些小物件，刻意地讨好。她的态度礼貌而疏离，多数时间都只是静静地凝望着我不说话，冷眼旁观着我的独角戏。

完颜宗弼却还是时常在我这里留宿。只是每见他一次，我的心口就多一道伤。我恨透了“小舒”这个名字，尤其是他一遍遍唤我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被迫面对他对我毫无情意的事实。他与耶律舒歌之间到底有什么是非曲直，我根本不想知道。我每日都在默念母后教导的在宫中做人的法则，无悲无喜，明哲保身。

我已退守到避无可避的角落，可命运仍是不肯留给我些许喘息的空间。